



客居人語

當我不必別人攙扶，也不依賴手中木棍，自行走進後園緩步，感到無限寬慰，頓覺身心輕快。

整整一周沒踏足這片青草地。那天晚上，正在把玩功夫茶具，一會兒起身，腰肢一陣劇痛，無法站立。扶上床休息，以為睡一晚就沒事，誰想隔天更甚，身子一動就痛得難以忍受，熬到黃昏終於去醫院急診。

多番折騰、三次轉移候診室，終於盼來醫生。這是一位四十左右、身材高大的南亞裔中年男子。他客氣和我們打招呼，耿耿的眼神溢滿溫和的笑意。我像在黑暗中見到一絲曙光。

問了癥狀。他不按腰部，只叫躺在床上，用腳盤和他的手掌角力、拉推。反覆

一次AA制的「公務活動」和思緒



自由談

我們是一群退休老人，最年長的已經進入「耄耋」，最年輕的也業已接近七旬，但都還在習慣性地關注着國家的大事，特別是我國的對外關係，並在自發地為國家的利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微不足道，但心安理得，而且自己感覺從中找到了根深的快樂。

前幾天，我們十來對老朋友，也有單身的，正如我，都是曾經的同事，自發組織了一次「公務性質」的活動，採用的是AA制，很成功，也很有意義，我們還從中得到很多樂趣和滿足。事後，所有參加的人都很有滿意，並各自做了廣泛的傳播，引起的反響非常積極，我就在微信朋友圈裏收到近百位朋友的「點讚」。

我說是「公務性質」的活動，是因為我們邀請的對象是多米尼加共和國駐華使館的臨時代辦吳玫瑰女士，理由是為她即將結束在中國的使命、奉調回國送行；採取「AA制」，是因為活動的費用是由中方參加者平均分攤，沒有向任何單位申請報銷。

吳玫瑰女士是位華人，祖籍廣東，出生在中國，在中國工作已經七年。她來中國，是作為多米尼加共和國貿易促進代表，開展推動雙邊經貿合作事宜既負責兩國政府間聯絡任務的。在中國期間，她多方奔走，親自關注涉及兩國關係的大小事務，不遺餘力地推動兩國外交關係的進程，並最終獲得成功。完全可以說，她為中多外交關係的建立和快速發展功不可沒，應該予以慶賀和表彰。其間，我們這一群老人，都是曾經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擔任過不同外交職務的人員，與她多有交往，分別、不同層次地向她介紹中國的政策和方方面面的情況，鼓勵她為中多友誼不斷努力，也同她結下了深深的個人情誼。在她行將回國擔任其他職務前，借用「外交慣例」，為她送行，符合我們雙方的「身份」和「慣例」，還不乏雙方真情的表達。

雖然我們都是以私人的身份，不代表任何官方，但我仍想把它列為「官方性質」，因為其間談到的都是與兩國關係相關的內容，是對中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未來關係的祝願和期盼，還有對中國和拉美「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高興程度和誠摯的願景。誰能說，像我們這樣的一群老人，不是在爭取「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呢？

事後，我們的邀請對象通過微信表示，此次活動是她受到過的「最美麗的感情表達」，「將永遠銘記在心」。看來，我們的目的真的達到了，當然也就更有理由感到滿意和高興。

由此，我還想到目前我們國家正在大力開展的「公共外交」，因為我們的活動從形式、內容和結果看，都應該能夠被列入「公共外交」的範疇。

在我看來，「公共外交」，人人有份，人人有責，形式不拘，方式不限，確實大有可為，只是需要大力推動、推廣，啟發人們的自覺參與。

在德國喝啤酒



閒話煙雨

不到德國喝啤酒，不知道在德國喝啤酒論「米」。在這裏，人人都似乎超凡脫俗了，人人都似乎在盡興盡情，隨心所欲

：再也不用嚴肅、緊張、政治、職業了；再也不用虛偽、提防、焦慮、苦思冥想了；再也不用錮營狗苟、阿諛奉承、以鄰為壑了；不再狐假虎威、表裏不一、齷齪無恥、賣身投靠、靠出賣他人染紅自己的頂子。這一時，無官無民，無上無下，無高無低，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強無弱，都是啤酒的信徒，都是酒醉的一個人，一個簡簡單單的人。我在這群被德國啤酒文化完全陶醉的人海中突然萌發一念，這難道就是我們苦苦追求、為之奮鬥的理想主義世界？

在慕尼黑啤酒大廳會見「啤酒大V」，其雙手十指不離八隻裝滿金色啤酒的大玻璃杯，用中國話形容稱其是手把蓮花，四花八瓣。那是要有幾分功夫的。他平端高擎，臉像盛開的向日葵。那張臉我印象很深，粉

醫生的臉

幾下，他頻頻點頭說，不錯。又要我下床走幾步。這真的要命。一邊被人托住腋下，一邊扶住牆壁，每走一步，就像用重槌砸在神經線上，痛得咬牙。走三步流的汗比走三百步還多。

檢查結果，醫生說，脊椎沒事，是腰部肌肉過於緊繃。先打一針，回家再吃藥，讓肌肉放鬆。真的不關骨頭？不必照X光？我脫口問道。他微微一笑，是的。我稍為放心。直覺告訴我，臉有笑容，認真檢查的醫生，診斷大體是正確的。

又一天躺在床上，雙眼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一片雪白，一片空洞。反而腦海裏風起

雲湧，像銀幕般，閃過一個個醫生形象。有和藹面帶笑容問診的，有嚴肅像法官般問話的，有急匆匆三言兩語就開車去檢查化驗的，有心不在焉走過場似的……

我不是診所、醫院常客。但在異國他鄉幾十年，也見過不同年齡段、多個不同族裔醫生。有的長情，像家庭醫生，認識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一般身體有問題先去他那裏。而有的因某項檢查只見過一兩次面。出於對醫生的信任和依託，我對為我診斷過的醫生都留有較好印象。

有人說，大牌醫生有地位，比較高傲；白人醫生態度比華裔醫生好。這可能是訛傳

姚 船

。實際上，醫生在和病人接觸時的表情、說話語氣，一般與他的性格、當時環境、工作壓力和病人能否相應配合有關。

我很喜歡多倫多醫院一位華裔老醫生，是移民第三代，不懂中文，個子不高，面色紅潤。他是醫院權威，也是醫學院實習生指導老師，卻沒有一點架子，臉掛笑容，說話風趣。

記得十幾年前第一次和他見面，他邊問診邊拉家常，聽我說早上經常打太極拳，馬上要我即場打幾個招式給他看，惹得在場的女助手也咯咯大笑。

有一次，他和開車陪我同去的兒子聊得

起勁，看病後把我們帶到辦公室，拿出一本他自己著的、剛出版有關醫學的新書，簽名贈送給我們。每次離開那裏，真不像走出醫院，好像探訪完朋友歸家。每每碰到身體不適，除了就近看家庭醫生，有疑難之處，我都寧可舟車勞碌一個多小時去看這位老醫生。可惜他去年退休，我連他的電話都沒有，只能把他的言容笑貌牢記在腦海中。

醫生的職責是治病救人。應該說，對症下藥，及時解除或減輕病人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問診方式、態度退居其次。但是，一位醫術精湛的醫生，如能和顏悅色，第一時間給予病人精神上的安慰，那更是病人的福氣。

夏日雨後的後園，像被洗過般，青翠綠線中透着盈盈生機。我忽然想到，當我們走出家門的時候，如果遇到的都是一個個坦誠的笑臉，心靈該多美妙，這世界多好！

「怪論」妙筆黃兆均

張 茅



香港隨筆

「怪論」，本港報紙一種特殊的文體。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報紙副刊出現「怪論」欄目，《新生晚報》的「怪論連篇」，《新晚報》的「橫眉語」，《明報》的「三蘇怪論」，老一輩讀者今日談起，尚津津有味。

怪論之怪，形式上，正言若反，香港人所說的「講反話」，棄一本正經論政及社會民生，以嬉笑怒罵，辛辣、風趣、幽默指點社會百態；文字運用方面，以「三及第」的語言表達。白話文、文言文、廣東話混合，故稱「三及第」。香港的粥店有「及第粥」，內有豬肝、粉腸、豬肚、瘦肉，從「及第粥」至「及第文章」的現世，也真諧趣，「及第文章」尤是香港首創文風。

報人中以寫怪論深得讀者喜愛的，有兩支健筆，一為三蘇，一為無牌議員。

三蘇五十年代初，在《新生晚報》寫「怪論連篇」專欄，應該說尚有梁寬。出主意是梁寬，兩人同時寫，「經紀日記」也是梁寬先寫，寫了不久就不寫了，才由三蘇寫下去，筆名經紀拉。兩人先後在這家晚報輪流做總編輯。梁寬原是老大公報人，在《新生晚報》退休後移居美國，以梁厚甫筆名替《星島日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寫國際時事分析文章而名聲大起。至於《明報》的「三蘇怪論」，遲至六十年代刊出，後由哈公接筆，哈公又因放棄寫，王亨之寫過一段短時間。

三蘇即作家高雄，有筆名「小生姓高」，其餘筆名頗多，有吳起、史得、經紀拉、但丁、石狗公，後來多用三蘇，他在《新晚報》寫小說用史得、但丁，「但丁遊天堂」刊於小說版「天方夜譚」；替《大公報》的「小說林」寫連載小說「石狗公日記」用石狗公。石狗公是一種魚，當年我往鯉魚門海面釣魚，常釣得石狗公。這種魚身長三、四吋，身形似石斑，石斑是貴價海鮮，石狗公充作石斑，諷刺香港社會有一類中產或小資產的階層，充當大財團的大班，四處混錢混地位。

高雄多產，替多家報紙寫連載小說，左中右不同立場都用他的稿，一天寫過萬字，行家傳聞他在麻雀台上寫稿，一邊叫胡，一邊寫稿。類似的多產作家還有唐人（嚴慶澍，嚴浩父親，《新晚報》高層，與羅孚共事，「金陵春夢」長卷式作者，現代小說筆名阮朗等近十個），唐人每日在不同報社寫多篇連載小說，日寫過萬字，一部分在發稿的每一段空間寫作。

校對高雄的稿件很棘手，《新晚報》當時只有一位校對員看懂他的字，別的沒有辦法，校對主任便指定高雄的稿由這位校對員去做，校對員形容高雄的字「似水蛇春」，字字相連，筆畫甚



▲黃永玉為黃兆均畫像

作者供圖

簡，有時靠估。他只承認寫稿似車衫，即家庭式衣車，左手推稿紙，右手不移動拿筆寫字，不承認一邊打麻雀一邊寫稿。

另一支怪論健筆為「無牌議員」，專欄「橫眉語」作者黃兆均。

《新晚報》創刊時，主要副刊「下午茶座」，多由名家執筆，葉靈鳳的隨筆，宋玉（王季友）打油詩「醉醺醺丁」、梁慧如（梁羽生）「文藝雜誌」等。其中怪論專欄「橫眉語」，編排在報眉下面，版面最頂的位置。作者「無牌議員」，即為資深報人黃兆均，日常幽默風趣。

黃兆均起用「無牌議員」筆名堪稱一絕，五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立法局，由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組成，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等政府高官，為當然官守議員；英資怡和集團、太古集團、九龍倉集團、滙豐銀行等各集團眾大班，是必然的非官守議員，最後，立法局主席憲制指定由港督出任，構成英國話事的一言堂立法局，沒有一把市民聲音。那好，作者自封「無牌議員」，你高官在立法局擺正皇家牌，高談闊論，說一口皇話，我「無牌議員」，說話由我，揮斥方遒，諷刺時弊，替升斗市民口吐冤氣，文章嬉笑怒罵，語調幽默風趣，針針到肉，雖有人不快，奈何不得，怪論的張力，有些時候比一般論政文章更易深入市民之心，「無牌議員」之名遂在讀者中叫座。

讀者愛讀怪論，因「三及第」文字俏皮，一

句話或一段落，夾雜了白話、文言、廣東骨，維肖維妙，常常惹人發噱，笑在肚裏。

「無牌議員」與三蘇相對而言，「無牌議員」的文章用廣東話較多，例如，針對一面倒支持港府倒行施逆的，指其為「冇腰骨」、說話不算數的官「冇口齒」、救災不力部門「一鑊泡」、官員一唱一和「扯貓尾」、追捕小販「一仆一碌」、公屋小到無法轉身如「頂趾鞋」，這些市民常用口語，耳熟能詳，引起共鳴。

文章又夾雜文言文，如第一人稱的吾、余、予；第二人稱的汝、爾；第三人稱的其、之等等。之、乎、者、也、言、哉、焉、矣、曰的文言文虛詞與白話串句，如「汝等市民」，諷刺政府文告中常用的字眼，視市民如奴僕。

黃兆均多用「廣東骨」，因是「香港仔」，二戰前在名校皇仁書院畢業，名副其實的「書院仔」，社會上的俗語平日聽慣了，用來得心應手。三蘇文章高手，畢竟是江浙人，有些「廣東骨」恐怕聽不明白。

黃兆均在副刊「下午茶座」寫怪論「橫眉語」的同時，另有專欄「童言集」，筆名「無忌」，合起來成「童言無忌」，足見他使用筆名一如「無牌議員」很有心思。「童言集」是小框文章，每日三則，每則不超出一百字，約束在五十字以內，三言兩語，諷刺時弊，反映民情，往往一針見血。他的怪論有相當讀者，思維常有新意，文筆瀟灑，卻在本地報史被忽略。

黃兆均在報界資歷很深，皇仁書院畢業後，一九四一年日軍佔領香港，他離港輾轉粵北徒步至桂林，進《廣西日報》，先後做過採訪及翻譯，桂林淪陷，轉赴重慶，進入《時事新報》。抗戰勝利，他游走於西北，再抵上海，經新聞界名人金仲華推薦，為「民主同盟」的政黨刊物《民主》撰寫國際時事述評，再在上海市府新聞處任職。一九五〇年《新晚報》創刊，黃兆均任採訪部主任，以唐先筆名在第三版本港新聞寫短評「未晚談」，這時期共事的有羅孚、嚴慶澍（嚴浩父親）、劉瓦如（劉天蘭父親）、金庸、梁羽生等。六十年代中，《東方月刊》英文雜誌出版，總編輯是原來《新晚報》翻譯主任劉瓦如，劉瓦如應邀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不幸飛機失事，死於空難，黃兆均轉至《東方地平線》。六十年代中期，《大公報》創辦英文版《大公報》，讀者對象是外國人士及不懂中文的中國人，黃兆均出任副總編輯。

黃兆均在一九六一年以《新晚報》記者身份，飛往日內瓦，採訪中、美、蘇、英、法等十三國外長出席的「日內瓦」會議，解決老撾問題，除了新聞報道，他兼寫散文式的通訊「萊夢湖的早晨」等，文筆清麗，選入作家文集《新綠集》出版，文風別於他的怪論。羅孚最後一篇手稿，正是悼念這位昔日共事的怪論主筆。

白頭翁

得那麼開心，那麼暢懷，那麼通達，那麼無拘無束，又那麼天真無邪。數十人呼，數百人呼，數千人呼，數萬人呼；數十人跳，數百人跳，數千人跳，數萬人跳；數十人變換姿勢，一手高擎啤酒杯，一手牽朋引伴，數百人相隨，扭腰擺肩甩屁股，數千人、數萬人緊緊相隨。沒人知道喊什麼，唱什麼，跳的是什麼舞，扭的是什麼腰；沒有人知道這演的是哪一齣！但人人都被陶醉了，人人都被融化了，人人都在喊十秒、十秒、十秒！原來是在鼓勵別人十秒鐘喝乾一大杯啤酒。那漢子並不停頓，長喘一口氣後就又开始「長飲」第二杯，身不搖，膀不晃，頭不擺，手不動，笑容依舊。在「九秒、八秒、七秒」的歡呼聲中，他竟然暢飲完左手四大杯！不知何時，他周圍的人，包括我們，都舉着啤酒杯開始小步舞似的圍在他周圍跳着轉圈。

這漢子果然有修道，不緊不亂，不慌不忙，又開始喝他右手高舉的四大杯啤酒。喝得依然那麼順暢，那麼歡心，那麼幸福，那麼渴望，絕無中國人喝白酒時的痛苦狀。當他



◀德國人對啤酒感情特殊

資料圖片

最後一杯一口氣喝完時，周圍所有的人皆高擎起手中的酒杯，山呼海嘯一般地乾！

我以為此「啤酒大V」是德國爺們兒，後經證實，他德語說得比我強不了哪裏去，他是一位捷克啤酒發燒友。捷克人喝啤酒讓德國人服氣，也讓全世界服氣。

據英國《每日電訊》網站報道，全世界歐洲人對啤酒最情有獨鍾；但在歐洲，不是德國人最能喝啤酒，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最能喝啤酒的是捷克人。二〇一四年，捷克人人均年喝啤酒一百四十三升。也就是說捷克人

無論春夏秋冬幾乎每天喝一大杯啤酒。一個人一天、十天、百天每天喝五百毫升啤酒就已不容易，難的是捷克人天天如此，堅持多少年，堅持一輩子，無論男女老幼，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據英國人測算的，二〇一四年德國人每人每年喝啤酒一百一十升左右，全德國喝了八十九億升，相當於喝乾了八千九百個中國杭州西湖水，德國人真能幹！我不知道德國人一年生產多少升啤酒，但我能感覺出德國人的胃對啤酒是有感情的。（三）